

【第十七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二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我們的衣櫃〉

作者：賴俊儒

黑色長褲又從曬衣架上消失了，這已是兩個月來第三起失蹤案件。陽台門窗緊閉，檢查後確無外力入侵的跡象，若無意外，多半與前兩樁案件是同一嫌犯所為。

我用指節在隔壁房門輕敲三下，「妳有看到我的黑色長褲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隔了一會兒，房裡幽幽地傳來回應。

這是暗號，意在知會對方「我知道了」。

長褲很快會現身，可能是浴室，沙發，又或者後陽台的洗衣籃裡，看不出是完璧歸趙，又或者纖維上早已摩娑過他人肌膚。衣服是第二層皮囊，原該是「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」，除了尺寸貼合，還有材質風格等變量，要誤穿他人之物而未發現，得要經過幾重的粗心？也可能原就打算以他人之皮披於己身，想把自己穿成別人，那是現代《聊齋》了。

然而一切終是猜想，她不承認，我不拆穿，同住自有同住的默契。

與室友相反，我的房門從不上鎖，在家時只虛掩著，留一道縫方便家中貓咪進出。不鎖門是自小養成的習慣，從前房間門鎖的壽命最長不過數月，壞了又修，修了又壞，索性讓房門敞開，夜不閉戶，是謂大同。那時家裡窄，三坪大的房間裡要睡上四個人，一張雙層床，剩下兩個便打地鋪。每日晨起，下床的人還得注意別踩到地板上的我和弟弟。房裡有兩個相連的衣櫃，左邊是母親專用，右側櫃子則裝滿三個孩子全套裝備：上層吊掛制服，下排是塞滿褲子和襪子的抽屜，幾層鞋盒堆著，上面是各色T恤疊起如千層蛋糕，餘下的縫隙，則填上了不知內容物的各色塑膠袋，那是我們的衣櫃。

「我們的衣櫃」，聽起來似乎有些共產主義，但三個孩子能支配的空間極其有限，實際上握有生殺大權是母親（等等，這樣聽起來更共產了）。電影裡的衣櫃往往是祕密的藏身之所，裡面可能躲著犯人、怪物，是通往異世界王國的入口，或是貓形機器人的床鋪。別人的衣櫃總不教我失望，但我們的衣櫃實在太擁擠了，櫃門通常只在兩個時間開啟，起床後和洗澡前，打開就是現實人生的展示會，容不下一絲幻想躲藏。

唯一一次鑽進衣櫃的經驗並不愉快。那是忽然停電的夜晚，幾戶不知人間愁的孩子相約捉迷藏，猜拳猜輸的鬼拿著手電筒，在一片漆黑的員工宿舍裡逐一搜索。

我原本藏在鄰居家主臥室的門後，眼看探照燈從門口進了客廳，便打開衣櫃鑽了進去——皮革、珠飾、細毛刷過脖頸、我整個人被厚重和輕柔的布料包圍。還有大量的香水，過於濃厚的香氣便接近臭，我捏著鼻子，感覺自己是他人體腔內的異物。幾經掙扎，衣櫃把我嘔了出來。很快我就被抓到，成為下一個鬼。

後來搬了家，進入青春期的哥哥擁有自己的房間，「我們的衣櫃」產權少了一人，然而衣櫃的內容物還是由母親來決定。兒童時期還沒學會挑剔，有什麼便穿什麼。在一張童年舊照片裡，時節大約是早春吧，我站在石牆前一叢粉紅杜鵑旁，身上是土黃色燈芯絨五分褲，搭配藏青色厚棉上衣，衣服上是盜版的亮綠色超級瑪利繡片。這搭配實在過於前衛，以致於我從前一直無法理解，母親自己多半只穿素色，為什麼照片裡的我們卻常是意外打翻的調色盤？

那時母親在染整廠上班，做為某些服飾品牌的下游廠商，偶爾會有品牌打下來的瑕疵貨，整包做為福利品出售。除了菜市場和哥哥的二手衣外，那是我的另一個衣服來源。那些品牌衣大致完好，可能只是在不顯眼處有勾紗或汙損，問題在於往往是常人難以駕馭的款式，比如粉紫混紡綴有亮片的毛衣，螢光綠黑條紋的 POLO 衫，或是一件棗紅色的刷毛立領外套配老銅扣，冬日裡穿上，活生生把兒童穿成電影才能看見到的北方老人。

比樣式更頭痛的是尺寸，除了少數特殊款式外，一般尺碼多被拿光，能進到我們衣櫃裡的只剩 2XL 以上的超大尺碼。長大了就剛好能穿，母親總這樣說，於是有時我上衣幾乎及膝，短褲穿成七分，衣櫃讓我的 Over Size 硬生生比當代流行提前了十多年。

國中不知怎麼竟讀了教會學校，能入學的多半家境寬綽，一次假日出門與同學討論作業，有同學一見到我身上那件寬大的 T 恤，便指著我胸前三個字母「CAT」嘲弄：「欸你這是不是 NET 的仿冒品啊？什麼鬼地攤貨。」在場同學都笑了，我渾身發熱，想必脹紅了臉。多年後才知道 CAT 不是仿品，而是全名 Caterpillar 的美國品牌，何況哪有仿品只仿一個 T 字的，但素來伶牙俐齒的我那時啞口無言，青少年能攀比的素材有限，對素無服裝知識的我來說，一件衣服就能被人踩在腳底下。

我學會不在假日和同學出門，制服是最無趣也是最保險的外衣。也是此後才理解衣櫃的私密性，人走到哪都像把自己的衣櫃穿在身上，我們可能（極不禮貌地）隨便打開好朋友的冰箱，卻不敢輕易開啟他人的衣櫃。

後來我們的衣櫃破了洞。

一日放學回家，父母不在，進了房看見衣櫃門上插著一把剪刀。那是母親的布剪，墨綠色把手留在外，不鏽鋼刀刃則盡皆沒入門板。用一把剪刀貫穿木板需要多大的力氣呢，我不明白，那把剪刀是恨的具現化。

門上的黑洞一直留著，我一個人房間時總像有誰從裡面窺探。衣櫃打開來，什麼都沒有，我試著從門外往黑洞裡看，櫃子裡是更黑更黑的黑洞，有誰會躲在裡面呢，會不會從前的每一個我，全都藏身在此，才讓我們的衣櫃那麼黑，那麼沉。

那種黑是補了洞換了門也不會好的。

衣櫃破洞的那個夏天，母親多了幾套印著太極的白色衣服。那是練功服，母親說，她拜了師父。此後母親早出晚歸，在道館裡祈求愛與和平，那身白衣成了她的血肉，她的皮膚。

白衣是有法力的，母親如此深信，而她也生活中不斷試圖證明確有其事。有次弟弟夢魘，夜半啼哭不止，母親拿起白衣讓他套上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不多時弟弟睡去，母親自然對白衣感恩戴德。

又一次母親騎車載我路經新海橋，由於非上班時段，橋上車少，她油門愈催愈急，車身開始搖晃，我覺得快要失控了，便嚷著要她減速，她說「不要怕——」，話音未落，我們就在轉彎處連人帶車摔了出去。兩人在橋面上翻滾幾圈，運氣好，沒有遭到後方車輛追撞，只是皮肉輕傷。我們扶著車走下橋，母親看著穿在外套裡的那件白色練功服，說，沒受重傷都要多虧師父保佑。

原來要避免嚴重的車禍，只要擁有一件練功服（或者其實騎慢一點），就好。對母親來說，白衣就像遊戲裡的神裝——加敏、加防、抗魔，還附幸運值，母親總希望白衣也能進入我們的衣櫃，讓孩子也能共沐師父恩澤。哥哥跟著去了幾次道館，但我始終頑強抵抗，我想要的不是神裝，無非只是幾件合身且可以穿出門的平常款式罷了。

幾次拒絕下來，衣櫃的領地日益壁壘分明。彼時我正值最暴烈的叛逆期，在一次嚴重爭吵後，母親轉身去了道館，我拿起抽屜的布剪，把衣櫃裡剩下的那些，象徵愛與和平的白衣，全部剪碎。

於是我們終於有了各自的衣櫃。

開始打工後在大學附近租房，房間雖小，卻有太大的衣櫃。簽約時房東為了表示衣櫃有多堅固耐用，就把櫃門打開，整個人攀岩似地掛在上面，我忍著不笑出來，需要掛在上面的是我，需要被填滿的是衣櫃，這是「我的衣櫃」。

有了自己買的衣服，衣櫃漸漸長成喜歡的樣子。裡面都是簡單俐落的素色款式，牛仔褲是基本款，T 恤最好看不見任何 LOGO，掛上喜歡的香氛袋，貓咪偶爾鑽進去，把牠的長毛和氣味留在裡面。對他人的目光仍時有疑懼，偶爾朋友誇說今天穿得好看，我總先要疑心是諷刺，但慢慢也能分辨出衣服料子的好壞，打版、花色，縫線，鈕扣，以及其他更多幽微的細節。

最愛的是衣服到貨的日子，打開衣櫃對著門上的全身鏡一件件試穿，換下來的披掛在椅背上，像一層蛇蛻，日子就在一次次脫皮過程裡完整豐盈了起來。

《神鬼獵人》裡李奧納多為了保暖而鑽進馬的腹腔，好像他穿上了一匹馬，他成為馬，只要閉上眼，就能馬一樣地奔馳而去。我的衣櫃則是太空艙，穿上它，就能探索自己的宇宙。

母親有時會自宇宙深處發來電波，螢幕彼端她一身白衣。家族群組裡不時會有道館訊息：一點勸世良言，一點修行法門，道館喜迎二十週年的速報，或是師父壽誕的活動花絮。有時我已讀，有時我點開照片，在一片白衣裡徒勞無功地搜尋著母親。

父母不知為何一直沒有正式簽字，但家裡人不再一起過年了，單飛不解散，我在除夕夜找了藉口留在公司值班。辦公桌上擺著年前母親寄來的新年賀卡與桌曆，兩者上面都印著太極，我理所當然地沒有打開。

母親在群組裡說，今年要飛去西雅圖喔，照片上她快樂得像另一個人。一群白衣人在機場大廳拉著一模一樣的訂製行李箱，像迷你衣櫃的展示會，又像一輛列車，車廂裡載滿同樣的符號，太極生兩儀，載著母親往虛空處遠去。

離得更遠的時候，我卻在電視上遇見母親。師父成立了一個聯盟發動抗爭，退休的母親全身心投入人生第一場街頭運動。她遊行舉牌，在車站前發傳單，舉起大聲公在鏡頭前怒吼。那一年的家族掃墓，母親在燒完紙錢之後換上白衣，拿出一疊文宣向親族宣傳連署，在場長輩們盡皆錯愕，懷疑這是不是綜藝節目的整人橋段。

不是。沒有人跳出來說，嘿，整人大成功。沒有。

那陣子在街上看見身穿白衣的人群，就下意識地想躲開，好像他們都是複數的母親，而我早已失去當年拿起剪刀的勇氣。

後來我擁有更大的衣櫃，而母親終於離開那間舊房子，搬來與我同住。

褪下「母親」這件外衣，我們成了室友。

客廳牆上不知何時掛起一面八卦，浴室排水孔蓋出現未清理的毛髮，洗不乾淨的碗，被偷吃的便當，當我熬夜工作後好不容易入睡，卻有人一早在客廳把吹風機調成最大音量……有人負責磨，有人負責合，我們像室友一樣既歡且快地磨合起來。

但最挑動神經的還是定期上演的尋衣記，叩叩叩，你有看到我的○○○嗎？

上個月高壽的外婆離世，舅舅發來喪儀日期及服裝提醒。當穿黑衣黑褲，上面如此寫著。當天在告別式會場，遲來的母親的確穿著黑衣，是黑色男款球衣——等等，那是我收在衣櫃裡的大賽紀念款。

「妳為什麼穿了我的衣服？」

「因為我臨時找不到黑色的。」

誦經時母親跪在靈柩前，罩袍底下的「台北公開賽」以及書法大寫的「戰」字隨風若隱若現，讓親眷都像亂入了一齣黑色喜劇。大約是察覺我的不滿情緒，返家後她敲了我房門，補償似地拿來一袋衣服，棗紅粉綠，是我刻意留在舊家的那些青春怪異物語，原來它們也跟著母親的衣櫃搬了過來。

我打發母親離開，鎖上房門。對著鏡子我驚訝地發現，童年的大尺碼惡夢，如今竟意想不到地合身，而且好看。

也不知是衣服終於追上了時間，還是母子共用的那座衣櫃，一直未曾真正離開。